



淮南子第二十六卷

漢尉祭酒許慎記上明後學閩中王鑿刊本傳霖重刊

脩務訓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
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
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
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
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
鮓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

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當
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
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
民如子弟而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
道交趾放讎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
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
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
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靈雨梳櫛扶風決江疏
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

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寐以
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實民氓布德施惠以振
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
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
由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
利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罕一石
之尊則白汗交流文況蕨天下之憂而海內
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矣且夫聖人者不
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

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野之
河湯之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
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
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
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
不以相分故立天子必齊一之爲一人聰明
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
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

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
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
弱而恩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
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
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
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
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意勞百姓甚矣故自

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事
治求贍者未之聞也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滌得谷行
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
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
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
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
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
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

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
然故謂之有爲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
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
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
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
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
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
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

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
民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
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
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
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
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
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
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
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

文侯過其閭而軼之其僕曰君何爲軼文侯
曰段干木在是以軼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
士君軼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
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
敢勿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
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
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吾曰悠悠慙
于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
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

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瓦瓠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故秦楚燕魏之訶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訶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

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斃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

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卷脰哆嚙籩條戚施雖粉白黛黑弗

能爲美者嫫母此佳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殺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和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鋁而行駑馬雖策鋁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鋁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

海華子 卷五 七
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
一擣則指脇傷幹爲此棄千將鏖邪而以手
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
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
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
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
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
氏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駑越人有

重遲者而人謂之詖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
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
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
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
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
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
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
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
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

謂猶釋船而欲展足水也夫純釣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鬚眉微毛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矣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

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捆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

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
弋螳知爲埳糴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蔬
有芄苒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
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
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櫛漏室之
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日未嘗見禮節耳未
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
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
曆胡曹爲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

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
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
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
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
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
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
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黑白然
而搏琴撫絃參彈復徽攫援標拂手若蔑蒙

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
擗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
所致故弓待撒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
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
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槩括之力唐碧
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况心意
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
雲蒸風行任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靡覽祗
礪其才自視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

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徜徉於塵埃之
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
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
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娛蘇援世事
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
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
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
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倫慢懈惰多不
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

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霜露款蹻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跼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欣

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罌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

津關躡蒙籠蹙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
士夜至於秦庭鶴跼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
死灰顏色黴墨涕流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
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矢社稷
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使
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厲之
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
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
者也

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
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
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遠危殆蓋聞子
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
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
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
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
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

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諉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

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蔽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爲羽非

絃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
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
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邨
鄆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
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
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
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
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

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劔或絕側羸文齧缺卷
銚而稱以項襄之劔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
刺枉僥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
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
刺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
廉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劔
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
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騮駉駉鼓琴者期於鳴
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誦詩書者期於

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淇範商頌聖人見是非
若黑白之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
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手隴以禮
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
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
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
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
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
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

者也誠得清白之上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
不爲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
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
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
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
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
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世之有知音者也三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知彼獨有聖智之
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

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今夫毛嬙西施天
下之美人若使之街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
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
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
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
籠蒙目視冶出笑目流眇口曾撓竒牙出齶
舖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若無
不憚怵瘖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
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不本業所脩方術

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
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
媚擬神身若秋葍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驚
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媛自縱好茂葉龍天
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䟽龍從鳥集搏援攫
肆蕩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
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
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磨鑑

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螟螣然日加
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
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
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
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
謂也

淮南子第二十六卷

淮南子第二十七卷

漢尉祭酒許慎記上明後學閩中王鑿刊太原傅霖重刊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
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
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所喪而
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
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
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

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燹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曠未集而魚已噉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

以天心吐噓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何以相通也

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
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
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
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
渝奚仲不能旅魯班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
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
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
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

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
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
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
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
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
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
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
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
性諸已能以神化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來福雩允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

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風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

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榘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金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

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

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柎楯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濟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耒草發蓄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軍三百乘甲卒二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

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冶鑠木金之勢不鑿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窰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麻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

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
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
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弟故長
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
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
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於性而聖人之所以曲
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資不
能導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
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

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
有仁義之資非聖主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
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
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
流政令省約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
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
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
天府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
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

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
水澤肥墾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以除飢寒
之患中考乎入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
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
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
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
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
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
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

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
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
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
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
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
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
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
九子贈以昭華之王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
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

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
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
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
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
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
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
也爲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
作囿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簡士卒習射御
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獵以奪民時罷民
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
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
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
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
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
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
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
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
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

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踈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

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所宜輪員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駮欲馳服欲步帶不馱新鉤不馱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

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
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
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
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
離群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
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
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
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
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

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
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
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乎不可
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
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
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
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
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
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

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
 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
 相反聖人兼用而林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
 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
 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
 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
 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
 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
 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

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
 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
 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
 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
 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
 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
 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
 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

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
 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藜藿成行甃甃有莫
 稗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
 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偷
 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盥而食洗爵而飲盟而
 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饗衆今夫祭者屠割
 烹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
 俎樽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
 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

而代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謂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着臚而不收於前
 鐘鼓不解而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理
 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
 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和萌生盜賊群居
 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
 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

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統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

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畢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

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汗生以青苦
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坎其所決而
高之使得循勢而行柔衰而流雖有腐蹇流
漸弗能汗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
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
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
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
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
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

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
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
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
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
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
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
法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
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
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

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
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
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
而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
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
天下莫能亡也據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
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
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
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

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
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
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
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
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成也墨子服役者
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
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
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

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
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
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
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
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
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
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
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
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

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
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
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
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
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
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
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
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
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

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

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孔子

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
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
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
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
放弟周公殺仇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
架羊猶之爲智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
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
官行不辟汗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
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

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
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
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
川竝流不注者不爲川谷趣行躋馳不歸善
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
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
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
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

定君約從橫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于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

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列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

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六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

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流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主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

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炮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措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牽而爲致勇之

寇皆方面奮背而爲之闔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奔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

處毫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待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昭

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

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不知通也
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
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
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
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
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
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
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
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

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
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
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
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
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
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
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
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
皆學焉其爲師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

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之與學也猶瘠龍龔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

畧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太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

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呂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

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圯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

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
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
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
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
之嘔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
宋意爲擊筑而謠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
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
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
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漏越

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
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
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
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
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
儀必原其本末不可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
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

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
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
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蘄巖之山所以塞
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
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
公鼓朝諶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
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
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而神

德不全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
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
大小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
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
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
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
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
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
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滅

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
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
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
兵弱楚習于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
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
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
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
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
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勾

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
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也畏福之爲禍也故
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知伯蕪三晉之地
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
拂之外者也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
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
櫛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
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羨非不費也
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

納而娶婦紱綯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
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
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
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
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
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滅愚
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
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
庭者爲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

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或食兩而路窮或
予畸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而知術可以
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
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
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
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
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
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讎
甕何遷有苗知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

身死人手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第二十七卷

淮南子第二十八卷

漢太尉祭酒許慎記上明後學閩中主纂刊太原傅霖重刊

要畧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摠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

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
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
則有冥覽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
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
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
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
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
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

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
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
藏濺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
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
也

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埒有無之精離別
萬物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已
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
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
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
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
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
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
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廻周備
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

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
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
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
從事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
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
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擣撥浸想宵類物之
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
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

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鬼臯不以物異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

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

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
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
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
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
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
畫人事之終始者也

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

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
之勢者也

汎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擻擻哢齶之却
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
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
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
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
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

失之闕者也

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
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
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
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
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群
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
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
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而
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
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
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
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
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
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

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
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
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
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
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
學者孳孳以自幾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
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
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

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澈神明之精以與天
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
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凝天地發起陰陽
序四時正流方緩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
化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
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
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
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
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
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
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
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
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
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
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
言君事則不知大小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

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
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
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
萬方知泥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
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
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
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
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摠其要弗曲行
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

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擔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

不過宮商角徵羽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搏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侵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
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
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捍
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
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烜潤萬物而不
耗曼兮兆兮足以覽矣藐兮浩浩曠曠兮可
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殺
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劓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

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
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
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
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
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
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
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
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
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

在祿強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
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
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
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
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旣壯
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
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
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
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

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
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纁
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
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
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
間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
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
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
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

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
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
好色無辯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
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贛梁丘據子家
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
國諸侯谿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
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
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
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

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
國也地塹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
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
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
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
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
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
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
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

淮南子
卷五
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
刑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苞
冶玄眈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
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
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
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
窳

淮南子第二十八卷

刻淮南子後敘

淮南子云淮南賓客集而著書也集中所紀
雖醇駁不一要之漢猶近古也壽州古淮南
地瑩不敏承乏于茲吊古問俗因慨是書之
鮮焉或曰鮮矣安之以於戲有是哉子胥自
沈吳不斷水申生雉經晉不絕繩安之叛叛
於書也書何負於安使招賓客而篤信其書
雖今存可也書以安廢可乎哉因憶居楚時
少華先生嘗進諸館下欲梓而未果乃復搜

諸篋中得河南板然種種多魚豕脫漏參焉
旋復止旣而河中童太史聞之乃寄善本以
勗其成居亡何值有公委慮囚之賴清鹽之
徐之滁之和編差之毫盤倉之英六每攜之
行暇則參互考校得其一二然恐并蠹之窺
測未可以盡信也因與其鄉進士范子慶共
討正焉乃刻

嘉靖上章攝提格玄月旣望後學閩中王瑩
書于仕學堂之龍雷窟

